



傳卷第六十五

元史一百七十八

翰林學士大知制誥蕭檠國書承直學士翰林待制直學士知制誥蕭檠國書承直學士

勅修

梁魯

梁魯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皆。以魯貴。贈安定郡

公。魯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

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

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

符。父之陞。貢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

江宣撫司事。明年。除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為襄陽

府所奪。曾按圖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為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布。民便之。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曾使其國。召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至安南。語秘不傳。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入獻方物。帝封遺愛為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復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內殿。有旨令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襲衣乘馬。弓矢器幣。

以禮部郎中陳孚為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即回館。既而請開雲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烜。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烜大感服。三月。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請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為贖曾不受。以還諸陶子奇。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

燁往復議事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主右丞  
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  
尔何敢尔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  
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  
勿以為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  
至二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鸚鵡  
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  
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為福人且問曰汝亦  
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讒曾受安南  
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

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  
白金一錠金幣二勅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  
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厲風俗河南行省  
事有疑者皆委曾議之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戶  
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戶請禁莫夜鞠囚游術酷刑  
朝廷是之著為令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  
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  
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拜雲南行省參知  
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  
北歸至長蘆有旨賜鈔一百錠使營塋十年召為中

書參議嘗預燕賜只孫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  
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四  
年以疾辭歸勅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  
曾前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  
致仕不允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曾  
與諸老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稟梁  
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通賓客惟日以書史  
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隕  
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出劉敏中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  
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  
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  
亟稱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  
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  
主事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  
報遂辭職歸其鄉旣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  
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  
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旣爲同僚  
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出爲燕南肅政廉

訪副使。入爲國子司業。遷翰林直學士。燕國子祭酒。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北諸郡守令恃貴倖暴橫者。一繩以法。錦州雨水爲災。輒發廩振之。除東平路總管。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九年。召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別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崩。姦臣希中。旨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卽位。召敏中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商議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俄改中書侍御史。出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遂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詔公卿集議弭災之道。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古。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爲憂。或鬱而弗伸。則戚形于色。中夜歎息。至淚濕枕席。爲文辭。理備辭明。有中菴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簡。

王約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約性穎悟。風

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承旨火魯火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掾旣而辟掾中書除禮部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丞相桑哥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時奏誅右丞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寬按治成都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

陝西詔從之出賑河間饑民均覈有方全活甚衆二十一年遷中書右司員外郎四月成宗卽位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卻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于六部調兵部郎中改禮部郎中請行贈謚之典以旌忠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從而行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詔賑京畿東道饑民發米五十萬石

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疏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賑之中書用其言民獲以甦高麗王昨年老傳國子諫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及諫朝京師潛使人賂用事者留諫不遣昨復位乃委用小人厚斂淫刑國人羣愬于朝中書令執其首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奏屬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耶昨感泣謝曰臣年老聽信儉邪是以致此今聞命矣願奉表自雪且請子諫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者治翼日約逮捕覆按其罪流二十三人杖三人

無有官者二人命以  
道水驛十三免耽  
旨除太常少卿尋詔  
職在清廟帝不允乃  
者七十二人釋無罪  
良家入倡女十人杖  
人因議鬪毆殺人者  
於行省南臺互訟不  
理者臺無異辭特拜  
年仁宗至自懷州肅  
刑部尚書以錄前功大德十一  
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安西王  
洪子藩爲相俾更弊政罷非  
員非土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  
約同宗正御史譏獄京師約辭  
約詔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  
八十六人平反吳得誠寬嫁  
元旦帶刀闖入殿庭者八十  
且減死一等著爲令又以浙民  
決命約訊之約至抗二十七日而  
刑部尚書以錄前功大德十一  
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安西王

阿崇谷與左丞相阿  
狀約曰在法謀逆不  
宗言三庫失金約疑  
彈官受獲免監察御  
憲約等必積氣所蒸  
二兄等遺兄陰有異  
如秋官大遺之弟發  
約慮曰曰兄之奴即  
禮部尚書請定丁憂  
之徵皆從之京氏王

忍台潛謀為變命刑曹按責其  
必務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  
奮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  
史言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  
驗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  
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  
大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  
弟之奴况殺之有故立釋之遷  
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  
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

育之年十六乃訴其  
其續曰無父之子育  
居多誠利其費寧育  
氏初無子命張氏子  
又歿僧乃訟家產詔  
汝師衣鉢又何為得  
應後者至大二年正  
禮儀注約悉總之如  
以自輔擢太子詹事  
即日還上京初安西

弟匿貨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規  
之成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  
之至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柴  
後既得己子張出為僧崇之子  
約詰之約問曰汝出家既分承  
崇氏業乎僧不能答遂歸崇氏  
月上武宗尊號及冊皇后凡典  
制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  
不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  
王封於秦既以謀逆誅國除版

賦入詹事院至是大巨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乞諫節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轄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耶約曰詹事東宮官也預樞密事可乎仁宗後名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為天子事不敢為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左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

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入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慙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非事耶仁宗止之繡工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公地五事因被命治理之約不為異行語之曰太子法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薦翰林與士李謙為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祠于杭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循軌大喜面賜犀帶力辭又賜江南所取書籍亦辭仁宗常字而不名論

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又謂宗丞亦解曰。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仁宗西園觀魚。能感有旨。取縉帛賜之。約入。遙見問曰。汝何爲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即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極。欲用陰陽家言。即位光天殿。即東宮也。約言於太保。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即位於大明殿。中書奏約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南行省右丞。約陸辭。帝賜卮酒及弓矢。先是至大間。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六官民地爲無主。奉立田。

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並緣爲奸。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以方。命爲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丞相卜隣言台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臣上入悅。遂徧行天下。南陽字木魯。辨以書謁約。大奇之。即署爲郡學正。既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上皇慶改元。元日詔中書省曰。亦省王右丞可。即召之。約以

三月一日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推恩三世。贈謚樹碑。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相服。臣不宜父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建議行封。相服。色與科舉皆著為令。甲上疏薦國子博士姚弋孫。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辨奏故左丞竇履有遺腹子。外宜收養歸宗。為竇氏後。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分道。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毆母。責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

一門絕矣。而原其情。被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許其弟。厥詛者。謂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日良信。乃立。使還拜樞密副使。視事。明日召見。賜酒。帝謂左右曰。人言彥博老病。朕今見之。精力尚強。可堪大任也。是夕。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宿衛帝。戒之曰。彥博非汝友。且師事之。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帖木迭兒復請約辭職。不出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年。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尚書中書省。事以其。居家。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空於之。政多所參酌。又嘗奉詔與中書省。

宣及他舊臣條突國初以來奉令名曰大元通制頒  
行天下前廷議罷在東省立三韓會制式如死者  
下中書察議約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  
夷俗兼尚非中原比焉一殺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  
不加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  
之圖公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泰定  
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第八刺張益等八十五人始  
增乙科負額至二十五人天曆元年文宗踐祚約入  
賀賜宴大明殿帝下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平居櫟  
度種粹謙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貌俸祿所入布

散姻族外及貧士從父居貧月奉錢米餽肴備事之  
如父歲時朔望携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  
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為於式至順四年二月己酉  
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徵政  
院臣臨弔發奠勅中書省以下賜贈有差是月庚申  
葬城西門子原約平生著作有文論三十卷高麗志  
四卷清丘墓三十卷行於世子思誠奉議大夫秘書  
監著錄

王益字彥信易州定興人祖述勤以質子從太祖

西征要聞晉厚氏自西域徙成秦隴又徙中山家焉  
結生而志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  
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  
章皆悉意所本憲使王在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  
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  
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  
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  
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  
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  
充宿衛有集五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鑒戒者日陳

于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即位以仁宗為皇太子大德  
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為典牧太監階太中大  
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  
下方育德春官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即位遷  
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  
弟長戢奸禁暴悉登于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巨鹿  
沙河有唐魏徵宗璟墓乃祠二公于堂表其言論風  
旨以厲多士遷揚州又遷寧國以從宗紳僉江東庶  
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昔河故道而會通吳  
過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䟽為平門以泄之

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罪不可奢借奢借則害及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鑄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結充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肴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荐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歲詔結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證時政之失與帝有所感悟中官聞之亦召結等進

誦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穀價翔湧結請于朝發粟數萬石以賑饑民召拜刑部尚書天曆元年文宗即位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時迎立明宗于朔方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於是遣大臣奉寶北送近侍有求除燕賞資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寶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或致人于死而籍其妻孥資

產者結復論之近待益怒請試自甚遂罷政又命為  
集賢侍讀學士丁內艱不起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  
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與張起巖歐陽玄修素定天曆兩朝實錄宗中言  
左丞中官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臺已而殿災結言  
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獲之  
結極陳其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  
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  
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為令職官坐罪者多從  
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庶

耻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  
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  
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  
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為名言晚遂  
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及卒公卿言  
于朝士大夫求于家曰正人亡矣四年五月詔贈資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  
原郡公謚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宋衛

宋衛字弘道

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

衛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

十有五年趙壁經略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

擢翰林修撰李璫畔壁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

年大兵守襄陽壁行元帥府事衛皆從焉軍事多所

咨訪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溫諱

遣國王頭董哥暨壁將兵討之以衛為行省員外郎

持詔從江華島居民於平壤復命慰勞良厚仍賜衣

段授河南路總管府判官不赴十三年入為太常少

卿屬省官制行兼領藉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老目

乞養應對繼命衛銓舉二十年初立詹事院首命衛

為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費二十三年

下有江山集十卷行于世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

受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舉進士監臨

安府都稅院陸觀察推官除太學錄入本朝至元二

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

二十八年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

二十八年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

二十八年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

二十八年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

二十八年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



编码错误

卷首应为179

帝前者遣使召問明年入見帝問冗官風憲鹽筴權幣皆當時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行省檄按疑獄衛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旨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傳卷第六十

列傳卷第六十六

元史一百六十五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

勳

賀勝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行嘗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數處之出則參乘與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乃顏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傳旨勸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交帳

前勝立侍不動乃頽既致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  
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乘乘令人蒙乘  
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  
前後至者斷朝綬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  
還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  
品服盧世榮桑哥乘政勢焰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  
部不肯為之下桑哥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尚書令政歸中書帝問誰  
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  
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完澤家院事遷大都護大德九

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  
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通商賈抑  
繁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  
子弟奴隸有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光  
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  
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在國奉聖州民高氏籍  
虎賁以賞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違官利其財使其部  
曲強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賑  
倉廩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  
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

德之為立祠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所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闈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家索錢民家弗得歐負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弄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為直勝素惡鐵木迭兒貪暴居同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朵兒只楊朵兒只以語監察御史五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違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為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

英宗初在位和諫閣中鐵木迭兒遂復於舊相位乃楊朵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復誣麻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于屍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蓋嘉應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三改謚忠宣子二人皆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脩國史惟實大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楊朵兒只

揚柔也。只河西寧夏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為自立。語言。儼然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遷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朵兒只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剌哈孫定議。迎武宗于北。遷仁宗還京師。朵兒只譏察禁衛軍。致警備。仁宗嘉穎。賜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廢。然敬憚之。會兄卒。痛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寧夏搜有地。借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夫。與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

直身合武宗顧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欲國者將盡按誅之。朵兒只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民大悅。服帝他日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朵兒只為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實。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為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

特以委之奉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朵兒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遠讓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朵兒只為侍御史。帝宴間，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譴不得行。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朵兒只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不問。朵兒只勅而杖之，幹來媿死。御史

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朵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可左遷為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納璘。朵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朵兒只待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朵兒只曰：「詔書云言雖不當。」

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朶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朶兒只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卽位，因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微政近臣，復再入相，恃勢貪虐，克穢愈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

所爲，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朶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賀伯顏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訕得解去。朶兒只廉得其所受弼贓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逃匿。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

鐵木迭兒終不能得。朶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  
后旨召朶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  
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  
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但罷其相位。而遷朶  
兒。只爲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  
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  
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  
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  
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  
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朶兒只

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  
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  
成其獄。朶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  
爲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卽起入奏。未幾稱旨  
執朶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是日風  
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卽位。詔書遂  
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旣成。毫髮之怨。  
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  
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  
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叅議回回。皆稱

蕭楊等死甚寃。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寃。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愍。朶兒只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

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爲學以陰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

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劊。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劊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民饑。先捐已貲以賑。請未得命。卽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天曆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旣昧逆順。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爲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一僕亦見執。曰。吾主旣爲國死。吾縱爲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

元史列傳卷之六  
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蕭拜住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曾祖醜奴有膂力善騎射識見明敏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歲庚午國兵南下金將招燈必舍遁醜奴於暮夜潛領兵三千人力戰不克矢中其胸遂開關遣使納降太祖命醜奴襲招燈必舍追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深冀等州及昌平紅螺平頂諸砦又兩敗金兵於邦君甸授檀州軍民元帥太祖方西征醜奴驛送竹箭弓弩弦各

萬擢檀順昌平萬戶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于官後追封顯國公謚忠毅弟老瓦始以揚城漁寨來降爲醜奴弟克質子多立戰功襲檀州節度使言安以水欄未下陰誘湯河川人叛去老瓦追之不克死焉醜奴子青山中統元年襲萬戶至元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追封顯國公謚武定青山子哈刺帖木兒少事裕宗於東宮與宿衛任爲檀州知州追封顯國公謚康惠拜住乃哈刺帖木兒之子也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爲禮部郎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

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詣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  
譚迎候煩勞耳帝誨之適行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  
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  
有叟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法華何所禱合辭對  
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遂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  
宗即位起復為中書左司郎中出為河間路總管召  
為右衛率使遷戶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  
遷陝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  
除典瑞院使起授銀青榮祿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即  
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鐵木迭兒怨拜住在省中奉  
制計所為又發其姦賊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  
并前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  
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  
之若果無寃誅之未晚竟殺之並籍其家語見楊朵  
兒只及鐵木迭兒傳恭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  
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愍拜住之死有吳  
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  
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于蜀希亮將  
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為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阿里  
不哥反遣使召主將渾都海鑄說渾都海等入朝皆  
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渾都海知鑄去怒  
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監視希亮母子迫脅使  
從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  
大將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  
藍答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  
宜知之渾都海怒詔曰我馬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

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阿藍答兒熟視  
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詔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  
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為實免其監  
泣既而阿藍答兒渾都海為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  
衆推哈刺不花為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  
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  
至驅至肅州哈刺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刺不  
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  
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  
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

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焉納  
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也時六皇  
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  
其事誘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字之地三  
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  
從大名王至忽只見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  
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  
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  
大如榛實價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  
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

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  
月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  
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從至不刺城又  
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刺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  
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從行二百餘里  
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哈刺不花之兵  
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與師還至不刺城與哈刺不花  
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  
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  
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城時希亮母從后避

暑於阿體入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邊至是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召希亮馳驛赴闕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幣帛三十命爲速古兒必閣赤至元八年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旣平宋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曰本可伐否夏貴呂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希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與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

盧贄言於監寧國路所貢布長三丈唯平陽加一丈諸怯薛歹以故爭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截者爲髹漆宮殿器皿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贄帝命斬之希亮遇諸塗贄以寃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獻之竟釋贄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秃忽思不悞誅此人耶十四年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蹕察納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

曰囹圄多囚耳世祖方欹枕而卧忽寤問其故希亮  
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  
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脫兒察所傳脫兒察曰陛  
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  
令式乃罪脫兒察希亮因奏曰令旣出矣必明其錯  
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卽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  
十七年希亮以跛涉西土足病痿孳謝事而去退居  
灑陽者二十餘年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  
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等改授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  
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久之閑居京師四  
方之士多從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  
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  
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  
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  
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目之曰憐  
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  
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忠嘉

###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黜

公爲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黜公死之祖按竺  
邇切孤鞠於外大父朮要甲譌爲趙家因氏爲趙驍  
勇善騎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  
帥鎮蜀因家成都父黑梓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丈  
州吐蕃萬戶達魯花赤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  
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  
肄習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  
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烏蒙蠻酋叛世延會省  
臣以軍討之蠻兵大潰卽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  
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輔桑哥

黨也抑不以聞更以告桑哥於是五人者悉爲其所  
擠而世延獨幸免奉旨按平陽郡監也先忽都賊鉅  
萬鞠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轉  
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  
立義倉撤淫祠修灃陽縣壞隄嚴常灃掠賣良民之  
禁部內晏然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內  
艱不赴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移中臺都事俄改  
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爲都事中臺六年由山東  
肅政廉訪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  
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壅

元史俱卷之七  
六  
滯者三千牘世延既至不三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  
臺議請于朝賑之世延曰掾荒如掾火願先發廩以  
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  
所活者衆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  
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  
人且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  
脩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陞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  
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  
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  
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亡失誅戮省臣藉

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  
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間  
樞密院臣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  
輿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皇慶二年拜江浙行  
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  
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  
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  
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  
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  
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陞辭帝特命

仍還御史臺爲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乃解中丞五年進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卽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閑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煨煉

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京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扣頭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爲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爲

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爲御史中丞又遷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爲權姦所誣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經筵開兼知經筵事選揀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議武宗二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朔漠而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虛不如先迎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卽定策迎之于江陵懷王卽位是爲文宗當是時世延贊畫之功爲多文宗卽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

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曆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卽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

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  
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二  
年贈世延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  
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啟歷  
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才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  
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  
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恨於  
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達者三  
人野峻台黃州路總管次月魯江浙行省理問官伯  
忽夔州路總管天曆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難特贈  
推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  
封蜀郡公謚忠愍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  
簡默童卅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頌  
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爲家貧躬耕以爲養  
雖劇寒暑而爲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爲子弟師大德  
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尙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  
卧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  
至大中舉茂才爲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

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於是孔氏族人相與議思晦適長且賢宜襲封爵奉祠事狀上政府事未決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裔今幾世襲爵爲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親取孔子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升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責重恒懼弗勝

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于兵後雖苟完而角樓圍墻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又一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廟已毀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且請置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皆理而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啓聖王聖母王夫人五季時孔未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真害



编码错误

卷首应为181

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蚤辦。則真僞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旣又重刻宗譜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至正中。朝廷加贈其官。而賜謚曰文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旣而進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拜陝西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政廉訪使。不赴。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傳卷第六十七

列傳卷第六十八

元史一百六十六

翰林學士雷奕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鄭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勅修。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明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長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

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  
註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  
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  
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旣又  
得賊所書贖吉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  
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陞掾南行臺。未  
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掾曹無留事。始明  
善在江西時。朱瑄爲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  
假爲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  
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

復初不言以酬馬道。明善坐。久之有爲辨白其  
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  
位。改翰林待制。與脩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學士。  
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  
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詩之書。成每奏一篇。帝  
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神莫聞也。與聖太后旣  
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有  
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是  
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錢爲二  
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脩武宗實錄。

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卷官所取士後多為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為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為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裸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過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于位秦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

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生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剽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當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雅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蘇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嘗早還復初宜三選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素中肴酌酒同飲明善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



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嘗  
寺。木魯飛。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脩官致仕。  
與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衛。以疾死。  
未有子。為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  
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  
傳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  
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言冊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  
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  
利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  
求而族弟來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

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  
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  
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  
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  
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  
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  
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察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  
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  
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  
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

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大帝博士。丞相拜住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修撰。因

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疆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測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

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之。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卽位。拜住爲相。頗超爲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具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

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疑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於極其情。

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  
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  
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  
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  
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  
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  
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  
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  
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  
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

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  
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  
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  
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  
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  
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  
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  
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卽位。命  
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  
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

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捄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譟興焉。不幸大留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

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睽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媢嫉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負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發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踐涉。羣臣

觀我祖宗既之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哉  
立奎章閣置學士負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  
陳於前知善惡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百有  
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  
典故倣唐宋會要脩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  
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  
章國子司業湯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  
可共領典翰林脩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寺好文  
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聚通事舍人王上  
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堂中脩

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續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為  
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脩  
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  
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  
國書脫卜赤顏增脩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  
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  
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  
丐辭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  
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喜  
貧又病日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

不容取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本博識無施不宣。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莫有感信。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充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諱。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惠其知。遇日隆。每思有。問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為譏訕。賴天子察。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愛。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為營都王使貴近。變傳旨二人者。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集

且藁成。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為所給。即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為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嘗不其美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為動。先人龔伯璩。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璩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為積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

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安慶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相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以安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遠去而已。伯璫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

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匹，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即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完庫翰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己。當權門，請奕未

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  
言解疑誤。出人於瀆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  
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  
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  
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  
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  
甘慙。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  
許。慙愧歎而去。其東脩羔鴈之入。還以爲窟。客費雖  
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  
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藹藹。曆乾淳

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  
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  
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  
篇。彙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  
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  
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  
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  
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而皆  
嘗。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梈字仲常。延  
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

官頗稱齊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稱  
 從樂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寬有  
 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  
 某方火民以火告者繁皆赴抹至達晝夜告者數十  
 寒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  
 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繁得劫火卒一人  
 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  
 鞭筆者繁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  
 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  
 出視曰君自為之繁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

難服儒者為政若此秩滿除嘉魚縣尹繁已卒樂坊  
 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  
 說亦非也昔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  
 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其澄所解諸  
 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凡集接方外士必  
 扣擊其說嘗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  
 奇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窺夫性  
 命之原死生之故真不折而歸之者寡矣繁不然聞諸  
 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為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  
 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揚

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得  
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志若不勝衣於  
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君則固窮守節竭加以  
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方精  
深入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  
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翰林院編脩官秩  
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  
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江西  
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  
供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

編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者持作歌詩一節述  
其弊庶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  
疾歸故里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  
養親辭是歲母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  
著詩文多傳於世樽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  
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專  
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為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  
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以

宋成宋鄉貢進士僉

新幼愛讀書尤刻苦晝夜不  
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天德間  
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  
盧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  
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特授  
時平章李孟監脩國史讀其所  
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騰史牘爾亦應奉翰林文字  
仍兼編脩遷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母施復  
召還僉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  
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僉斯談治道大起人音授之

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以  
教勳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  
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  
如揭曼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  
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  
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言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  
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旣  
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  
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僉斯言遂蠲其  
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與修經世大典文宗取

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僖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僖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爲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卽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

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

夫時新格超陞不

越二等獨僖斯進四等轉心

真數也經筵無專

官曰領曰知參宰執大臣故

微辭與義必屬僖斯訂

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

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

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

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

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

瀛南尋復奉上尊諭旨

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

猪幣萬緡白金五十兩

中宮焉白金亦如之末去不

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

大臣面諭毋行僖斯曰使揭

僖斯有一得之獻諸公

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

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

有老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侯斯曰儲材為先養之  
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  
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侯斯抗言當兼行新  
舊銅錢以救欽法之弊執政言不可侯斯持之益力  
丞相筆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脩遼金宋三  
史侯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以何為本曰用人  
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  
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  
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  
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

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  
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  
求歸於至當而後正四年遼史成有旨送諭仍督早  
成金宗二史侯斯留宿史館朝文不敢休國得寒疾  
七月卒時方有使者至旨上京錫宴史局以侯斯故  
改宴曰使者以聞帝為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尋舟  
護送其妻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  
曰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侯斯少處  
窮約事親最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豈有祿入衣食  
稍踰於前無怵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

至光不滄夫子兄弟終始無  
急於為士揚人之善惟恐不  
者則尤不由為之掩覆也為  
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  
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  
其文者莫不以為宗云

黃潛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  
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  
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潛  
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  
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

進士第授台州寧海縣地瀕塩場亭戶恃其不統  
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名  
有所憑橫暴尤甚潛皆痛絕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  
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為獄  
將成潛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惡少  
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為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  
賞格初無復討左驗事久不決潛為之疏劾以其獄  
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遷兩浙都轉運盜使  
司石堰西場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舡例以三  
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費足于民有餘則摠其事者私

馬潛得節浮虛以餘錢還民嗾乎而去奸民以偽鈔鈎結黨與脅擄人財宰海東陽諸縣株連下潛鞠治潛一問皆之有盜繫於錢唐縣牒發其來為向導遠盜宜傳重議持僞文証者自明入為應奉編脩官轉國子博士尊輕納入拜而來學者滋益蒸業成而仕皆有聞于

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出為江浙等處儒學丞上納祿待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落致任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絨段賜之陸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帝自將仕即七轉至中奉大夫疑上章求去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召還京師復為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元祐年卒於瀟湖之私第年

八十一贈中奉大夫  
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唯以清白為治月俸  
行挺立無所附足不  
風高節如米壺玉尺  
弦急震震若未易涯  
傳極天下之書而約  
今因車制度名物之  
辭布置謹嚴援據精  
湖不波一碧萬頃念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謚曰文獻清天資介特在州縣  
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并朝  
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  
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  
疾一旋踵開照如鷹春潛之學  
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  
焉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  
詞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登  
蛟龍潛伏不動而淵溢之光

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彙三十三卷義鳥志七  
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  
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  
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  
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春容涵肆  
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仕  
至翰林待制與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  
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  
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二卒萊  
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貫潛

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  
家口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  
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  
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山中益窮諸書與旨  
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  
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  
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  
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稟萊  
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  
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

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  
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  
爲絕世之才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蘄絕雄深類秦  
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  
敢及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  
蘄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措之私謚

元史卷第六十八

元史卷六十八

元史卷六十八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  
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  
榮據有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  
地歲丙戌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實  
先後羽翼之福任為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亦  
事生東昌錄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

傳卷第六十九

元史一百八十二

翰林張起巖  
翰林張起巖知制誥修一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  
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  
榮據有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  
地歲丙戌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實  
先後羽翼之福任為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亦  
事生東昌錄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

範範生起山巖初其母立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  
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  
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  
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為真縣吾屬何  
患焉政成遷安丘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  
州事特旨改集賢脩撰轉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進  
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內艱服除選為監察御  
史中書叅政楊廷玉以墨敗臺臣奉旨就廟堂議之下  
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推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實  
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

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  
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  
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  
論社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  
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右司  
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外  
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  
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襟如陪位百  
官望之如古圖畫中所觀帝甚嘉之賜賚優渥轉叅  
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

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  
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  
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震  
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  
相不悅起巖即攝衣而起丞相以為忤已遷翰林侍  
講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脩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  
事御史臺奏除浙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  
侍御史將行復留為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  
召入中臺為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少  
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漳沱河水為真定害起巖論封

河神為侯爵而移文責之復脩其隄防淪其漚鬱水  
患遂息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知  
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別怯里不花為臺  
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  
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  
忌與上官多不合詔脩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為  
承旨元總裁補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與  
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木自是者每  
立言未嘗起巖據理窟定深厚以雅理致自是史成  
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

文穉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肩目清揚可觀  
而知為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皆鄉屹若泰  
山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亦不少怒廟堂憚  
之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脩名聞  
四裔安南脩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俟起巖起  
居住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  
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  
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  
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  
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主運將興時世祖行

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  
其父皇孫踐祚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  
巖遂為第一人論者以為非偶然也起巖博學有文  
善篆隸有華峯湯藁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若干卷藏  
于家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  
至魯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為瀏陽人初岐嶽母  
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  
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

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  
日嘗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  
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  
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  
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序序。輒占高等。弱  
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  
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  
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  
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爲  
平翻。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

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國縣尹。  
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  
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  
無從出。玄卽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  
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玄名。弃兵仗。羅拜馬首曰。  
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繇  
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  
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召  
爲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  
國史院編脩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

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為藝文少監。奉詔纂脩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脩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

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爭之。未幾南歸。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攷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復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淞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

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束帶給俸。賜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頰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宣赴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中書以聞。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

趙國公諡曰文

四度雍容含弘。頌密處已儉約。為

政廉乎

第四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

均而兩

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

三史皆

製作。屬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

廟朝廷

文大。播告萬方。訓誥多出玄手。金縷上

尊之賜

無虛。滿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

人墓隧

碑。得玄之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久聞。

咸知寶

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術治具。

與有功

玄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玄。卒有主。壽

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許有全

許有全字可明。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子勿。勿。唐  
讀書。一月五行。嘗問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  
其背。遂等二字。暢即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  
軍學正。一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  
年進士。授同知。遷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  
避。棄孩。痛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  
獲無虞。山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曠唯給信牌。  
令執星。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寬  
獄。雖有以。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遷大治。六年己未。

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

江南行憲。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

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

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

率。剔真為偽。以巡其意。筦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

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

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

監察御史。今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巨鐵失。遣使者

自上京。至對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

史中丞。蕃守。庸守。謂官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

史中丞蕃守庸守謂官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

附錄失之  
史大夫知  
上章言帖  
兄弟勿令  
橫羅奪異  
皆請雪寤  
訓導二曰  
賈賤四曰  
脩飭六曰  
選選長官宜先培養二曰通籍宮禁宜別  
武備廢弛宜加  
前赦權以  
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  
出入官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  
不送兒之子瑣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莫  
釋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  
罪以後去月鐵失公誅泰定帝發上都御  
歷歷尔只班監宗御史郭也先忽都阿  
既守庸及

止變宜再詔以正名  
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搏節浮費以紓  
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為中議次  
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  
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  
豈虧國邪卒白於  
活者甚衆國學舊  
用監丞張起巖議  
折之曰積分雖未  
惟德行之擇其名  
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



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  
汝寧捧胡反大臣等忌漢官若取賊所造旗幟及偽  
宣勅班地上問曰欲何為耶意漢言諱言反將以  
罪中之有壬曰此言天年號備李光君太子部署士  
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  
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入勿學蒙古畏吾  
兒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  
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甚多皆以賊敗獨無有  
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  
南遊相漢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參知政事明

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伺太廟毋后虛位微  
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  
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避之轉中書左丞  
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字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  
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  
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於淺易  
塞而不可行舟况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  
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  
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  
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

刺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讒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淞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淞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谷蘭不花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節給之有壬

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爲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聞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爲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

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闕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禎。

宋本

宋本字誠。夫人都人。自幼穎拔。異羣兒。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

疏日深。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奎往質所得。造善為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

十始還。燕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為第一人。賜

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

言逆賊。賊失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散。身親弒

逆以善。變得不死。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斃黃金

為大廟。神主。仁宗室盜。竟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

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

官嘗罷。云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素司

不至中。室壅滯機務。乞戒勸。臣條自非入宿衛。言必

諸所署 治事皆不報 諭月 詞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  
有言集 百官雜議 災之道 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  
復進歸 乃百十為群 剽劫殺久 桓州道守既遠捕旭  
滅傑奏 釋之 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  
妻女車 過邸門千戶悅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  
中書旭 滅傑庇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 鐵失餘黨  
未誅仁 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  
遂失度 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眾  
皆登聽 冬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  
議知機 兵部員外郎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

諸王節 兵征 斡州 徭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  
尉權定 副使王小鄰吉台言李平徭有功當遷官本  
言李平 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况可官邪王  
色沮乃 不敢言旭滅傑死左丞相倒刺沙當國得君  
吳平章 政事烏伯都刺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  
吳右名 曰喇者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  
遺為司 憲掾官或有出其門下者三年冬烏伯都刺  
自禁中 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會左司員外郎明  
拜以詔 彙示本乃以星亭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  
累朝所 獻諸物之直擢用自美廟至今為憲臺亭

李本言曰今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宜者慎恣  
以有司劉放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禱有罪者  
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世祖今擢用之是  
慶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  
不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嘆息罷去明日宣詔  
意本言稱疾不出四年春遷禮部郎中天曆元年冬  
禮部侍郎二年改禮部侍郎是文宗開奎章閣  
監檢校書籍超大監至順元年遷奎章閣學  
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為河東廉訪副使將行  
禮部尚書三年冬寧宗崩順帝去至皇太后在與

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

大明殿朝賀衆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為奎章閣學士院

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

子祭酒兼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

五十四階官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本性高抗

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

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

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第一甲

為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官清慎自持饘粥

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  
猶僦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給棺斂執紼者近  
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未嘗有  
一雜賓時人榮之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  
謚正獻弟聚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校書郎  
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謚文清聚嘗爲監察御史於朝  
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  
云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

家焉端幼穎異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弱冠與  
尚書宋本同師明性理爲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  
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杠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  
之姚樞樞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爲文  
眎端端一讀卽能指擿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語  
人後二十年若謝端者豈易得哉用薦者署校官不  
報科舉法行就試河南行省中其舉以內艱不會試  
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  
陰州事歲滿入爲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  
失第八室黃金主坐罷去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

不辨尋除翰林修撰陞待制以選爲國子司業遂爲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大夫端善爲政筮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諉端讞端剖決如流績譽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居翰林久至順元統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修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蘇天爵次

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次

元史列傳卷六十九

傳卷第七十

元史一百八十三

翰林學士帝大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疊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濬等奉  
勅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大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

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叅議中書省事調  
燕南廉訪使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  
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荅尔麻失里使四川  
首薦雲南都元帥述律鐸爾直有文武材初四川廉  
訪使其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  
於平章某瘦死獄中至是伯延親屬有愬會茶鹽轉  
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訪使倉皇去官至揚  
州死副使以下皆以事罷憲史四人奏差一人籍其  
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張文德出遇少  
年執兵刃疑爲盜擒執之果拒敵文德斬其首得懷

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賊黨誣之遂焚劫雙山文德  
捕殺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乃議文  
德罪比不卽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一百守城至  
爲直其事他如以賊罪誣人動至數千緡與夫小民田婚  
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辭窮吐實爲之平反  
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正之因疏言仕  
於蜀者地僻路遙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絕及屯  
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宜賓縣尹楊  
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晉賢  
請復文翁石室爲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

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歿於京師間喪亟歸遂邁疾以至正九年正月卒年五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謚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滋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卽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詎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爲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汶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爲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奉翰林文字再轉爲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

子司業二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顏專擅威福讎殺不辜郊王之獄燕鐵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鈇趾以春金鑛舊嘗給衣與食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

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致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瘦死多寡罪著爲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壩河設壩夫戶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車戶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壩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有一車之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夜奔馳猶不能給壩夫戶之存者一千八

百三十有二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顛顛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戶尚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戶阿難荅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簽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郡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鄰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弊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卽萊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

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界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淞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愬於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復讎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賊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

新屈遂釋之  
酒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  
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前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爲盜告不從齊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送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誣監縣致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告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門立水陸站以達

於關陝移隘思城會陝西河南省憲臣及郡縣長吏  
視之皆畏洽以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曰吾屬自歎  
何以責天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詣其地衆  
惶恐從之申澧積百有餘里嶠石錯出路窮舍窮  
徒行攀崖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度其  
不可乃作金宋三案命爲司業  
哥而隆齊起應兵等  
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闕復  
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者二人  
勤者升情者黜於是更相勉勵  
不益亮其有昏鈔忍心悻弗寧已而母

病事畢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內憂扶櫬南歸甫禫朝  
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  
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鉄燈千鉄燈千真定境也  
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  
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  
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  
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  
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  
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  
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

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莖五六穗  
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  
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  
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貢召拜禮部尚  
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勸課思  
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  
泣緘進二麥豌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祭  
酒俄復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  
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向二曰  
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糧運四曰

改祿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曰  
復倚郭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爲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  
七年春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  
舍思誠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王  
月魯帖木兒邸衆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  
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  
使求援此上策也戊將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  
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  
曰河南爲京師之庭戶陝西實內郡之藩籬兩省相

望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  
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為國為民之心  
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  
誠犒軍於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  
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  
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  
定一方期戮力報効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  
速耳眾乃安既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  
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帖  
木兒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行樞密院掾

史曰甲受賂事覺臣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  
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挈况其母乎  
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  
出請御史請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  
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  
則上下之分安在九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  
封置架閣庫後起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不用  
兵困於供給民多怨然復有是役萬一為變臣繫  
事遂寢十七年召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  
疾聞命即起至朝邑疾復作十月卒于旅舍壽六十一

有文蓋厭蕭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書  
授大名路濟州判官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  
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  
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  
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  
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為樂禮而乃  
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  
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應修書數人仍請出

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  
集禮遷國子博士丁內憂服闋起為國子監丞拜監  
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  
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  
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  
狀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  
其久乎立出之王傅撒都刺以足踢人而死眾皆曰  
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况因  
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為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為之震  
肅出僉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

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爲  
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魯  
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爲人後者  
爲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  
四年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  
修遼金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叅議中  
書省事視事十日以史故仍爲治書已而復除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  
奉使以私憾撫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

事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  
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令行省以  
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  
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  
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  
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叅湖廣行  
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訪使尋召爲太常禮儀院使於  
是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  
右丞相脫脫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  
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

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闡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寢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

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當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

鑑皆錄以進焉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階榮祿大夫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卽前日所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諸書叅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萬幾之政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字木魯翀

子遠附

字木魯翀字子輦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

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卽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叅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復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溫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軒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軒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輦比倫者於是輦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

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世皇實錄。燧首以狝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狝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叅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狝。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覈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獄具。狝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

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狝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狝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狝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狝強爲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狝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官多望。胥者狝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叙。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

拜住命狝傳旨中書狝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狝傳否？拜住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狝曰：爾可作宰相否？狝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狝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狝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太元通制書。成，狝爲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狝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狝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二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

使晉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狝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狝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內外嚴置，扃鎖晝巡，夜警永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狝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狝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命狝與平章政事溫迪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狝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

天地社稷宗廟狝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狝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輦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狝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輦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狝所談義禮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

大都當還汝潤筆貲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諸生素已望狝至是私相歡賀狝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狝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樽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狝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狝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狝六人商論國政狝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卽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旣卽位太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狝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日今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爲宜從狝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於僧寺其子訟之狝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產遣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歸鄉

里明年陞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狝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間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謚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狝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朋道以狝廕調祕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久遠妻雷爲賊所執賊欲妻之乃

詆賊曰我曾參政家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  
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  
見殺舉家皆被害

### 李洞

李洞字漑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卽穎悟疆記  
作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  
深歎異之力薦於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未幾以  
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非其志也及考除集  
賢院都事轉太常博士拜住爲丞相聞洞名擢監修  
國史長史歷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泰定

初除翰林待制以親喪未克葬辭而歸天曆初復以  
待制召於是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  
士員洞數進見奏對稱旨超遷翰林直學士俄特授  
奎章閣承制學士洞旣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  
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詔修  
經世大典洞方卧疾卽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  
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旣進奏旋揭告以歸復除翰  
林直學士遣使召之竟以疾不能起洞骨骼清峻神  
情開朗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面如冰玉而唇如渥  
丹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也其爲文章

奮筆揮洒迅飛疾動汨汨滔滔思態疊出縱橫奇變  
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洞每以李太  
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嘗游匡廬王屋少室諸山  
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  
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勅虞集製文以記之  
洞尤善書自篆隸草真皆精詣爲世所珍愛卒年五  
十九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

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  
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  
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  
元年預修武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  
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寃狀者天爵曰憲司歲  
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  
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究  
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  
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

卽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  
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  
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  
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  
于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  
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  
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  
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  
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  
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

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  
况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爲監  
察御史道奎章閣授經卽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  
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  
政令稽古禮文問閭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  
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  
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  
筵叅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  
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  
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爲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

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爲吏部尚書陞叅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待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具與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

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極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定及斯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

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  
有詩彙七卷文彙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  
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  
歲復以釋經爲已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  
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  
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彙云

傳卷第七十

